



832615

松泉文錄

休甯汪山敦謹堂著

秋塞大獵賦

乾隆十有四年秋

皇帝獮狩於塞上七月初吉奉

皇太后鑾輿發輶於

京師 諸皇子皆扈從經熱河抵木蘭蒙古王公額駙台

吉鱗集迎覲率侍衆簡精銳以從事於 行圍三驅禮成

彌月旋軫臣叨侍 清蹕獲觀羽獵之盛竊伏思在昔上

林長楊近屬畿甸之內動稱殷天動地野盡山窮故或恐

啟後葉之後靡或恐農民不得收斂此相如揚雄之徒所

國朝文錄續卷一 松泉文錄

為雍容諷諭冀覺悟於一得也令獲生於今日仰觀我

皇清之拓迹垂統 聖天子之不揚光烈將必矚焉失

所舌撝而不能下臣才庸不足揚厲鴻休彰明其所以顧

遭逢之幸不可以默謹獻賦曰

歲在屠維月惟夷則日精莅辰金官奉職 天子順時

節而布令馬比物而士齊力七萃洗曠以前驅招搖穆禱

而直北時則禾黍鋪菜嘉穀被隴蕤蕤或咳在在幪幪彌

平疇而無際蔚雲合而濤湧一莖九穗未足陳太史之瑞

兮實頴實粟老農幾不能名其種亘高原下隰而不可辨

登由郊圻以達乎邊陲戒衛土之蹂躪引駢馬而避之紛

國朝文錄續卷一 松泉文錄 後學士高宗子祖陶錄之評

萬寶之在日雖野袷錦穀谷填瓊瑣無足以喻其絢爛而
陸離宜 乘輿之按節而神怡也爾乃歷黃圖經赤縣次
離宮卽行殿仍衢室之前規安樸素而戒營繕覽古北
之雄圖朗天門之四扇襄羊乎避暑之清都弭 翠華而
息晏寥宇廓清露溥馬躊躇士桓桓林衡翹首而待命典
澤戒事而守官長矛萃縱迥卒澶漫 天子乃軔唐夾

而御腰裏旱陳天行以幸乎木蘭伊竝塞之名王襲衣冠
者累百奉湯沐而親肺腑荷 累朝之醲液燁 神武之

健行震

天威之赫奕匪徵發期會而奔走來庭會青城

而有釋貢飛黃而效費驅虓虎而執役益以索倫狡騎期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松京文錄

二

門禁旅追風迅發開石飲羽按轡如怒控弦如舞左旋右
抽忽仰忽俯恒擇肉而命中苟橫鶩其必取爾乃申之以
軍律聯之以偏伍越重岡凌深阻超澗壑躡榛楛衆屬目
乎前旌肅進止其有序少焉呼聲謹重圍合四轟馳于騎
巾首尾應遠近接躡駢駢鞞鞞涕涓迺選封狼跳躑而竄突
黃羊騰希而競捷元熊睽暘而鼻屨顧免狡脫而輕躡屬
麋麇麇之屬總總搏搏拄角交項踴跌而困懾乃抽荆蒲
彎天弧麗龜決胆自膘達齔試應弦於壹發殪猛虎於負
岨將以示威容於誓御肆僥倖於公徒故埤視嶄巖塊睨
峯巒而未嘗不範我之馳驅已乃他他藉藉充剌周朕念

効獲之孔多命馳圍而舍諸符解網於天乙邕惠風於騶
虞聿計鮮而頒禽紛駝載而車輪夫乃知練戎校武異夫
從獸之爲娛也昭仁秩禮異夫竭澤而不留其有餘也聞
從掌故竊聞夫木蘭之所自焉其地也南襟灤江北枕興
安左控巴林右引奈曼翁牛特喀喇沁諸番部之環繞而
基布者儼拱衛於畿窳其山則崑崙巒嶺巒嶺巒嶺巒嶺
有霍有岌有咥龍崑乎龍堆千疊之崇顛其水則汨漏渾
沸漫洩潰潰爲沮爲澤爲檻爲沕潛演乎羊腸百折之廻
川凡毛角蹄迹之儻儻俟俟者莫不蕃字衍息於其間木
則樺檉留皮松仍落葉黃榆望秋而飄霞丹楓經霜而眩
眩其他交柯挺幹與夫蒙茸蒼蕨者復蓼莪而莅獵其陽
則紫菊金蓮揚葩含芬敷陔緣瀆其陰則嚴霜殺冰慘凜
凌兢白草鬚髻蓋數百里之內旬日之中而氣候判乎其
不同倏片雲兮散漫灑凍雨兮溶漾或密霰兮交加更飛
雹兮相攻菑畚不可冀其有獲井畝不可卽其田功是以
界以虎落殊其疆索匠氏不營司空弗度殆扶輿融結之
輿區故外藩不敢私有而以供靈囿之表貉緬惟 聖
祖之長駕遠馭荒高山於天作於鑠哉我 皇之紹休

繩武拓戶隔於大漠撫列藩而浹之以霧洋成鳧趨而雀
躍且方今瓊燧銷聲靈燭實燧革心候尉謹約梯航珠賈

肖翹成若安可以履泰而忘危懷安而示弱仰 聖蹟之

孔彰煥 遺徽其如昨故不憚涉埃塗而席戎鞍冒風霜

而勒旃幕卽麟趾之振振且豫教習勞而恢之以雄略不

然夫豈不知九重之爲安而端拱之足樂也況夫奉 安

輿侍左右日靡間於省覲佳辰居而上 壽視膳給鮮以

笑以侑至於 勅幾政披章奏先晨鐘而求衣遲歲蕤於

夕漏通萬里於指掌固八荒之在宥 王者之無外沙

磧會不殊於宮囿更復 飛毫拈韻颺翔雲聚翩若游龍

炳若縛繡雖游藝之餘閒有以知 神功之日懋尙復進

角觥而決勝張畫侯而志毅蓋睿哲文明信 天縱而時

國朝文錄

編

卷一

公泉文錄

四

敏而健行不息則純嘏之多益而單厚由是觀之不闡

鴻模顯號也承歡 慈豫廣孝也垂裕少成至教也綏

懷屏翰洪造也載績武功要道也行慶頌賚優勞也一舉

而諸善備焉此其爲 聖天子之大獵而翰林子墨者

流固不啻持營燭而當曦曜也頌曰廣甸膺撫 皇武履

兮麋鹿麋麋紛若跂兮我士孔武俟以俟兮躬桓藩輔執

鞭弭兮式歌且舞惟 天子使兮湛露斯溥胥燕喜兮

內訓外撫具衆美兮嗣服 仁祖後先一揆兮昭茲來

許多受祉兮

此賦體做班揚而命意各別蓋彼侈陳景物而近于風

此則抒寫謙貽而歸于頌也洵足斧藻羣言潤色鴻業
後有作者亦不能出其範圍

國朝文錄續編

卷一

稽吳文鈞

五



神樹賦

氣佳哉鬱鬱葱葱啟運龍從積扶輿之磅礴稟造化之麗
鴻天江帶繞而浩泝長白孕脉而穹窿繫高山之天作諒
王氣之攸鍾夫是以兆靈域闕珠宮奉弓劍衣冠於
四祖列左昭右穆以相從厥有奇樹挺秀崇封周圍
徧覆宅是正中其樹維何稽類曰榆旣儼粉於漢社實列
種於天衢竦幹千尋比扶桑兮麗金烏敷蔭百畝齊建木
兮拱仙都垂葳蕤蕤樹甘雨兮三月飛錢錯落颺和風兮
五銖極櫛椽欂栳之壯觀炳儲禎毓瑞之貞符固所以培
本支於百世肇帝緒而闡皇圖者也原夫大命旣集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松泉文錄

六

有開必先殷頌發祥溯立子生商伊始周崇追王自古公
亶父而前懿厚植之非偶羗篤生兮自天其深根固本之
輪囷盤旋潛達九淵也有以昭祖澤之永延其交柯萃
葉之菁英攢發後林萬年也有以徵帝祉之來駢是將
參天地而無極豈徒媿春秋之八千矧夫炎運興而橫乘
鬱李唐起而仙李蟠亦何殊寸莖之視樗木又烏可以挈
量而衡觀也哉爾其屈白藏閱西顛宵露霍霽以沾濡飛
雲黶隼而繚繞秩秩几筵童童羽葆御安輿而歷郊岐
揚和鸞而莅豐鎬追遠展禋奉先思孝勤丹陵兮崇
椒仰修幹兮虛表薦神樹之嘉名撰星漢之盛藻蓋匪

特維桑與梓之敬恭更無論琪樹瑤林之瓊寶也矣系曰
偉瑞樹兮 神式憑森蓊蓊兮鬱繩繩如松柏兮無不
爾或承篤祐錫羨兮弗祿增子孫千億兮 帝祚凝
皇清萬葉兮此其徵

渾渾灑灑肅肅穆穆句奇語重氣象萬千如此典貴之
文直壓馬揚而上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松泉文錄

七

議定祭器摺子

臣等謹查內務府所藏

世宗憲皇帝頒發

闕里祭

器舊式與三禮圖博古圖俱相符合惟是豆登簠簋皆範

以銅臣等酌議邊以竹絲編造用絹爲裏加漆 郊壇之

籩純漆 太廟畫以文采豆登簠簋 郊壇用簋 太廟

之豆與簠簋皆用木加漆飾以寶玉登盛太羹亦仿古用

鬯釃則銅範而飾以金皆遵照內務府所藏款式製造再

酌獻以爵貯酒以尊尤祭器之貴且重者爵之爲制據三

禮圖作雀形背負琖陸佃禮圖則云有首有尾有柱有足

有柄博古圖亦云前若喙後若尾足脩而銳形若戈然兩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松泉文錄

八

柱爲耳其說不同攷之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

足是陸佃與博古圖說爲優今 太廟之爵其制正與此

合惟三獻各用金爵一鬯爵二攷之周禮大宰享先王用

玉爵今請三爵皆易以玉以符古禮又古者祭天地用匏

爵禮家皆言破用匏片而陸佃以爲據此乃勺也爵宜截

其鼻以盛酒不應破匏爲之臣等酌議 園邱方澤 祈

穀諸大祀皆仍用匏爵以椰瓢爲之因其自然承以檀香

坩不雕不飾以昭尙質之義又周禮司尊彞春祠夏禴用

獻尊象尊秋嘗冬烝用著尊壺尊追享朝享用大尊山尊

鄭氏謂獻讀爲犧飾以翡翠象首以象屬屋阮誥禮圖云

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皆於尊腹上畫牛象形王肅又云魏太和中於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乃全牛之形而鑿背爲尊然則象尊亦尊爲象形也其說與鄭阮互異博古圖則是王而非鄭阮然博古圖又有犧首壘象首壘皆畫犧象首於壘且爲之說曰鄭康成釋犧爲莎後世遂飾以鳳皇婆娑之狀不知止以犧爲飾又曰飾象於壘者周宮六尊有象尊其副象尊者宜有象壘夫壘之爲用古以副尊既可畫犧象以爲飾何獨於尊而疑之則飾犧象於尊其義爲長再諸家之說皆言犧取性順而興稼穡貴其本也象感雷而文生以明乎夏德萬物所由化也物過秋而止著尊無足有止之象冬時人功已成可勞享之重者收藏聚蓄之義山尊畫爲山形山以仁而與利致養禘祭合食於祖廟亦以仁而與利致養故用山尊臣等酌議 太廟之祭春宜用犧尊夏宜用象尊秋宜用著尊冬宜用壘尊歲暮大禘則宜用山尊皆範銅爲之而以金爲飾至於 郊壇之尊則照舊制用彝以符瓦甗之制由是而推之日月之祭宜從 天神 社稷之祭宜從地祇 先農 先蠶遂古滄樸祭宜各從其朔除爵之用玉用金用彝各有精義現在無庸議改其豆登簠簋銅宜用彝而易以古制 歷代帝王 先師以及諸人鬼之

祭所用豆及登銅簠簋尊爵宜用銅而不加金飾籩則皆
易以竹庶等差有辨而質文咸協乎中矣又盛帛以篚盛
牲以俎考之禮經篚本竹器今用木而飾以朱漆應請易
以竹絲編造而飾以朱漆其形式大小深廣俱仍其舊至
俎之用木與古相合毛血盤用菴均毋庸議改

斟酌折衷悉遵古而變通其制處處諦當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松泉文錄

十

宋進通鑑綱目三編表

臣等奉 敕編次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告竣謹奉
表恭進者竊惟屬辭比事教起於春秋繫月編年法沿
於紀載世綿千祀史闕百家宋溫國羅衆典以創鴻裁章
程大備子朱子括羣言以標定論體例彌嚴洎乎成化諸
儒續有宋元通鑑惟勝國興衰之迹在史官紀述之司事
雖具於編摩義未昭於筆削秉權衡而不爽功之鉅者恒
難垂典則於無窮道之明也有待欽惟

皇帝陛下以天寶之聰而遜敏有日新之德而緝熙敦志
經考典之功闡稽古右文之治凝神乙夜縱覽千秋謂纂
國朝文錄續卷一松泉文錄 十一

述相承莫精於綱目而典型具在獨闕於有明宜遵曩哲
之遺規用勒前朝之成迹於是 親披汗簡 特秉鴻裁
貫終始以立常經參異同而衡定案準平繩直提綱則義
極謹嚴縷析條分舉目則事期精覈衷之正史汰臣僚飾
美之詞證以羣編削野稗存疑之說翦裁枝葉綜括綱維
褒誅定而衮鉞施法戒明而丹青炳揆以考亭之法則

聖合於賢登諸闕里之編則經尊於史昔者通史緝於梁
后徒侈辭華晉書斷自唐宗無關體要未有乾心作範
睿式裁模昭懲惡勸善之方闡守經達權之教藻鏡開而
天地朗奉以無私璇衡正而古今平歸其有極信聖人之

述作極盛於茲蓋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臣等叨陪綴緝
預列參稽學史而未擅三長受經而慚窺五體稟 訓言
以成統貫多愧專門承 指授以悟淵微竊欣 盛遇伏
願 天文光被 泗鑒宏開布在黌宮登之冊府踵麟編
而高步藻耀六經俯 狐史而旁羅牢籠百氏乾坤不朽精
華畢貫於羣心日日 齊懸軌度永垂於奕世謹將 御撰
資治通鑑綱目釐爲二十卷繕寫清本裝成兩函謹奉
表恭 進以 聞

出語如鑄典冊高文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一

松泉文錄

七

恭進皇清文穎表

奉 敕編輯 皇清文穎告竣恭呈 睿覽臣等謹奉

表恭進者伏以 皇謨載道瑤編羽學海之瀾會帝治
同文錦暉擷辭林之實麗三辰之珠璧光被無涯調六藝
之笙簧化成有象集腋之功甫就含章之意斯昭册府宏
開書城永峙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結繩以
降代有篇章斷竹而還人多述作演露書於八會啟妙理
於三墳帝曰典而臣曰謨虞史肇彙編之體聖爲經而賢
爲傳孔門垂著錄之規撰詞賦於西都上自武宣而下周
枚馬校藝文於東觀大如詔令而旁及箴銘沿波討源暨
闡朝文錄續編卷一 松泉文錄 三

摯虞始爲詮敘類分代次梁蕭統實開選樓從茲四庫並
稱丁籤卽隨乎甲乙夫且萬川爭滙海若悉納夫江河而
唐而宋而元標囊益富爲粹爲鑑爲類細帙彌增凡茲籤
軸之紛綸悉是休明之鼓吹顧言期貫道非徒藻繪之資
而文可經天必待聖神之世故簡冊雖繁於往古而英華
獨盛於 本朝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建極聖哲敷文性本生安裕多能於天縱

功崇問學昭盛德以日新 奎雫集三古之大成金聲玉

振 睿藻騰九霄之異采鳳翥龍翔耀薄海以光華觀萬

國車書之盛登清風於渾穆纘 累朝謨烈之遺仰惟

聖祖仁皇帝德合欽明六十一年媿堯天之廣運

世

宗憲皇帝道符濬哲一十三載同舜日之重熙元首明而股肱良敕幾時勤瘡載教化行而風俗美籲俊更切旁求鹽梅舟楫之司功成霖雨棫樸菁莪之澤氣蔚雲霞在祖宗丕顯丕承盛美遞宣爲雅頌我

皇上善繼善述大文遠邁乎夏商不有編摩曷稱揚扆爰發九重之綸詔令輯一代之瓊篇館開劉井柯亭編始石渠金匱禹鼎湯盤之制皆達化而窮神周情孔思之章總旋規而折矩志九官之職命直繼都俞紀八伯之拜屬重歌紉縵率土共傳幾訓信魏煥以難名鈞天高奏英咸國朝文錄續編卷一松泉文錄
豈言思所能擬首登御製若乾坤之統六爻次列宗親如藩垣之拱辰極三雍雅樂陋淮王叢桂之篇七畧鴻文藐子建浮萍之咏遂分卷帙下逮臣工擇其爛然可觀亦復哀然成集嘉謨嘉猷之入告吉人吉士之敷陳或魚藻鹿苹義存諷諭或星雲梧桐志切賡鵬或薛易匡詩每依經以著論或董醞賈茂因對策以建言縷析條分博觀約取倣劉舍人評古先辨體裁倣鍾記室品詩特崇雅正雖合前後羣僚之才思難上配乎高深而萃山川大地之瓌奇實愈彰夫廣厚譬諸嘉禾擢秀俱含湛露以濃灑又如瑞木敷榮遙映慶雲而璀璨美矣善矣帝王之制作

疇可比倫堂哉皇哉宇宙之文章孰大於是臣等才非夢
鳥技止雕蟲粗知數墨尋行敢謂稟經酌雅扣槃測日空
求燭末之光執管窺天終局井中之識幸侍 垂裳之座
時瞻 聿藻之雷動風行欣隨珥筆之班得睹羣言之
鯨鏗春麗伏願 珠囊朗揭 金鏡常懸學冠環瀛彌求
政本於緝熙敬止文高振古益溯心源於精一執中無怠
無荒操議禮考文之柄有恒有物取銜華佩實之儒則河
自出圖洛自出書再觀苞符於 盛世且天不愛道地
不愛寶重瞻景慶於昌時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
激切屏營之至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松泉文錄

五

樹骨訓典之區選言宏富之路鯨鏗春麗藻耀高翔

上徐大司空論從祀書

前者伏讀

皇上詣學聖諭命議孔廟從祀諸賢有先罷而今宜復者
有舊缺而今宜增者表章儒先昌明正學惟 盛世有

此 盛典然採擇明備以仰副 聖天子加意道術之

至意則實有望於主持風教之君子焉竊嘗考之漢儒馬
鄭諸子昔人以其有功經學從祀有年矣有明中葉有起
而議其人者於是黜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
杜預八人而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甯五人改祀於鄉
夫馬融王肅諸人罪有大小然指其過而黜之不爲無因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松泉文錄
五人者何罪哉孔孟不傳之絕學至宋而後大明漢儒不
足以窺其奧然於諸子百家淆辭雜出之時而獨抱遺經
固已聖人之徒矣至論其爲人則鄭衆奉使不辱吏稱其
在位清正盧植抗董卓追少帝忠節凜然鄭康成著述尤
盛至使黃巾下拜亦豈淺淺小儒云爾哉乃以尊宋儒而
盡黜漢儒其見不無少偏已黜而當議復者此五人是也
至舊闕而今宜增者則若有勉齋黃氏榦朱子弟子中第
一人道脈冢嫡也其所詣可前繼羅劉後嬾蔡真與程門
龜山相埒而從來無議及之者誠爲闕典明儒如正學先
生方氏自幼卽有志聖賢及其立朝銳然行王道興太平

臨難授節合於殺身成仁之義人但知其能死忠耳不知先生不惟一死之爲烈也讀其遺集一言一動必以聖賢爲準於聖人之道實能身踐而力行之設居平世獲考終其文章必能追配昌黎其事業必不亞司馬文正況大節卓著視仲子之結纓爲有光焉正 聖諭所謂扶樹名

教人也俎豆 廟廷實爲允當又如王文恪公潛心理學根柢六經集中著作皆與儒先相表裏顧因時文名重反爲所掩夫先生制舉之文字字闡發精義雖程朱復生必許其爲經傳羽翼而人品相業俱有古大臣風晚忤劉瑾未及年而致政竊謂公文章品望足配廬陵允宜一體從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松泉文錄

七

祀 本朝則有若湯潛菴陸稼書李文貞諸公皆當從祀以爲 昭代理學之倡或疑潛菴近於陽明之學然先生第不攻陽明而已非專爲其說者也且陽明固已從祀矣文貞之學術信之者半毀之者亦半久而論定或姑以俟之異日第 聖世難逢而 盛典尤不數覲自嘉靖釐

定至今幾二百年方值今日聞風者所爲不能已於惓惓之懷也夫 廟堂閣議非愚賤所敢及然誦詩讀書景行素切適逢釐定之時而以相質於知己之前不爲好事且老夫子以名賢秉軸有總持公論之任不可不垂意採擇總憲朱公當代大人司農張公文章宗匠在班行實主斯

議雖蒙顧昧未敢冒瀆或老夫子於聯袂接屨之時舉以相證亦大儒先生留心理學者所樂道而正人鉅公所樂聞也不勝幸甚

此雍正朝第一等議論先生初入京卽上此書漢五公並復黃亦祀至今而陸湯亦祀惟正學文恪文貞尙未耳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一

松泉文錄

六

答明史館某論史事書

兩辱手翰如接面談發到書俱已領悉當轉送兩師相覆
閱王本列傳聚數十輩之精華費數十年之心力後來何
能追躡萬一若存輕詆之見非愚則妄但就其中如韓林
兒四人爲一傳張士誠四人爲一傳似尚以卷帙多寡而
分非別有義例也去冬高安師面諭卽謂韓郭不應同傳
退而思之大祖嘗用龍鳳年號似不必爲諱且用龍鳳
年號稱宋後亦何損於太祖得天下之正今議其不當用
何也以爲不足存而刪之則事之非義者當概刪耶似非
所以傳信也昨因重費商量謬擬羣雄混合之說亦因王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林泉文錄

五

本韓郭既與徐陳同傳亦無不可與張方諸人同傳雖曰
調停實仍舊貫今若以韓林兒與羣雄同列而子輿獨爲
一傳或與高安意先協蓋滁陽封王立廟原與林兒不同
亦有義例非敢模稜也統惟年伯裁定當初開館時姪不
揣愚陋私有蠡說數條中謂明代文苑人物蕪雜不倫潛
溪一代宗工當爲弁冕而遵巖震川三數公附其後斯足
增重藝林既知所見之隘遂棄去不敢質諸宗匠及昨修
傳時謬議文臣佐命李劉竝列遂析四先生一傳復用舊
說實自愚發之不敢諉過他人但愚意借以推崇文學而
同事者因而薄視潛溪則迹同而意乃相悖矣楊憲好險

小人王本以官爵列李善長傳後然人實不倫應否別附
均候裁定劉宋傳當卽擬贊稿呈削或俟闕章葉兩傳後
再酌合衆偏以成一是一特鴻鈞陶冶耳王稿視各山藏明
書諸本不啻遠勝今若無所據依信筆增損則其行文疵
謬頗少讀至終篇一無可議然但畧改文法益足形其淺
陋惟有考證事實或有脫漏互異及前後例亂之處補其
不逮庶爲王氏功臣非獨以依樣葫蘆不足仰塞 詔旨
而苟爲立異也但裨官野史勝說叢談無足徵信而實錄
編年繫日事蹟釐然雖是非褒貶不足爲憑而一人之出
處及所建之言所任之事首尾具在明白無疑故查實錄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松泉文錄

三

以改原文視臆斷較有把握亦非不知叩頭乞哀實錄原
有曲筆而一一墨守瞽趨也然外間推崇王本太過遂謂
不可增損亦似未盡今卽以行文而論江陵傳自是神宗
朝第一大傳而王稿竟就史料首輔傳刪節成文其中描
寫熱鬧處皆弇州筆弇州逞才使氣抑揚軒輊之間往往
過情平心觀之自見且私書不妨裝點而乃據爲信史卽
令弇州知之恐亦未免失笑神光以後此類甚多非敢攻
擊前輩因羣推王本耳食者多冀老年伯主持斯可耳承
手諭之殷率爾冗布統惟鑒察

王尙書史藁實爲佳書從前亦未有人指摘惟近讀安

吳國種有某君詆王夔為穢書恐係誣此書推崇王本
而兼知其失故分編固有異同而文義亦畧有訂正惟
查實錄以改原文尙未能從耳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松泉文錄

主

恭跋 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

臣等恭注 御製圓明園詩仰見

皇上聖性淵涵鈞陶萬有闡闢元化幹造物機星漢昭回
日月紉縵臣等注輯之次如陟泰華而見雲霞峰峩之奇
秀泛溟渤而睹洪濶瑰寶之瑋麗目眩心震莫能名言臣
等竊惟周書無逸言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
咸和萬民而大雅靈臺之篇或稱其臺沼苑囿禽魚馴獸
之樂蓋惟有文王之勤乃以有文王之逸而文王之樂其
樂固文王之緝熙光明穆穆不已於敬正如天道健行不
息而四時行百物生鳶飛魚躍一化機之洋溢鼓盪而不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松泉文錄 五

自知也我 世宗憲皇帝葺 聖祖仁皇帝賜園以爲

豫遊臨御之所嘗 御製爲記備述緣始

皇上因其舊而居之親灑 天章敬爲後記繼志述事後

樂先憂 聖心所存昭示天下後世者既詳哉其言之矣

慈闈視膳之餘 萬幾聽覽之暇仰觀俯察暢洽 宸

襟觸緒興懷形諸篇什爰仿避暑山莊詩例標舉勝景分

題繪圖序而咏之凡四十篇臣等伏讀 御製後記有曰

宮室服御得其宜適以養性而陶情失其宜適以玩物而

喪志大哉 王言夫豈惟宮室服御爲然研聲律務博覽

先儒亦以爲議唯寓意於物而不爲物役斯無入而不自

得焉

皇上敬 天法 祖勤政愛民自 御極以至於今旰食

宵衣念茲在茲未嘗稍釋偶有寄託發爲聲詩薰風晨露
之歌天機盎溢非作意雕刻而爲之者然卽是詩敬讀之
臨殿宇則思 鴻業之克纘憑亭榭則思 儉德之詒謀

闕農圃則思 教稼之遺規覽輶植則思 栽培參養之

厚澤登眺攬寫挾藻揚葩何往非紹庭衣德之 孝思對

時育物之 聖意哉臣等龔陋膚末挂漏實多幸得綴名

簡末敢推 聖天子緝熙敬止穆穆不已之德自然流

露於詩者究極言之以志管窺蠡測之萬一云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松泉文錄

三五

起便得體中間則趁勢陳善古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是

恭跋 御書爾風圖

我

皇上勅幾熙載庶績用康清燕多閒游情翰墨旣以積歲之功爲詩經全圖復念爾風七月陳王業之艱難所言農夫紅女趨事赴時詠歌勤苦尤爲親切有味爰御楮翰分章爲圖系詩左方裝成巨冊臣等侍值禁廷得與賜觀且承命恭跋於後欽惟我聖祖仁皇帝暨我織圖賦詩授梓傳播宇內世宗憲皇帝暨我

皇上三朝睿藻暉映冊府男耕女績之景象纖悉具備有老農村媪親執其勞所弗能自道者一經天筆曲繪其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松泉文錄

十四

情仰見

聖意所存周浹於閭閻幽隱非獨詞藝之工

妙奪造化而已揆之往古惟周以稽事開基爾風所陳后稷公劉太王文武之遺俗先聖後聖有同揆焉聖天

子紹聞衣德惓惓民依耕藉親蠶典禮明備風化所覃海澨山陬無不闢之土田野婦稚以訖賓黉羗戎無不知耕耘織作之當務熙熙然含哺鼓腹王道化成之效休養百年馴至今日稱極盛矣而九重邃密無刻不以引養引恬爲心於雨暘霜雪早晚之候黍稷菽麥高下燥濕之宜漚麻治絲鈎筐曲簿之用廣諮博詢考古驗今施之政而授之民其見於實事者旣如此卽至娛意於藝林舉念

弗釋殷然湖古先聖哲之心於千載而上指事肖貌如親
見之不啻袞衣繡裳雍容諷諭於 黼座左右 聖意淵
微有得之筆墨之表者臣等竊幸見而知之所愧矣陋不
文不能揄揚萬一云爾

後幅佳在補題文筆亦古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一

松泉文錄

五

恭啟 御製盛京賦

臣等伏蒙

皇上宣示 御製盛京賦三千三百餘言臣等依文輯注
統若干萬言仰見睿藻荷皇暉麗雲漢函宇宙綜古今炳
典謨鎔圖籍自書契以來著作之府鴻章鉅篇未有盛於
斯者也洪惟我 皇清凝受寶命莫億萬載丕丕基肇
迹神臯撫臨中夏發祥流慶實始 盛京臣等竊嘗誦詩
周文公召康公推述先王先公之始基端民自有邵溱沮
皇澗過澗陟降原隰以至作豐遷鎬築城度室之事臯門
應門靈臺辟離之宏規于躬築場索綯祭韭執豕酌匏之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松泉文錄 美

故俗微而松栢厲鍛周原董荼圍鹿潛魚備形於雅頌凡
以明著祖德遐暢皇風薦扶輿之嘉祉鞏繼序之永圖豈
徒侈都邑之隱軫誇陸海之膏腴鋪張炫耀藻賁觚翰云
爾哉欽惟我

皇上纘 列聖之鴻緒際三登之景運聿修懿典時邁

舊京備法駕奉 金輿罄厯載之積誠謁 橋山而展孝

禮以昇勤會同有釋以燕以賚中外視福望幸之黎庶聞

和鸞而歡呼扶杖之耆老瞻 翠華而相慶 祖宗

之靈斯格臣民之和允洽於是本觀 尤揚 烈之忱闕

基命造邦之統攬形勢之渾雄仰宮闕之素樸緬英賢

之勲績懷德化之忠厚華實之毛充牣澍濡之澤鴻龐
然遠念知夫天作帝省之勤所以孕虞育夏甄殷陶厲
者厥有所自爰摭寶墨琰奎章思若湧泉筆不停綴勒
爲斯賦垂示無極乾坤之容日月之光雲霞之采山海之
藏觀化工而雕績纂組不足以爲色聞韶濩而鏗鏘考擊
不足以爲聲彼研京十年練都一紀者曾何足以仰企于
萬一哉臣等徵金匱之秘稽延閣之儲旁羅四庫綴緝三
酉疏舉徵引多慚漏畧附名簡末榮以爲愧臣某等敬跋
以周家伴講人人皆有之意佳在詞氣古茂鬱鬱

卽出馬楊之手恐亦不過如是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松泉文錄

三

晉江陳學士傳

康熙六十年夏

聖祖仁皇帝召晉江陳公青陽吳文

簡公長洲何公赴熱河行在撰擬文字當是時三公皆編修長洲故先進而公與文簡皆晚達然皆稱詞林中耆宿云未幾長洲先卒明年冬邁國恤世宗憲皇帝以

几筵祭告諸大篇鋪陳功德嚴重其事掌院懼不稱

上旨首以公與文簡及故相國嵇文敏公三作進

上覽未竟蹙慟不自勝自是眷遇公益渥一日中召對至再一時高文典冊多出公手或倚几立辨每奏一篇未嘗不歎息稱善雍正二年春湖南始設貢院公典鄉試事國朝文錄續編卷一松泉文錄

美

竣擢中允歷侍讀侍講學士率三月一徙官四年正月擢掌詹事充講官侍起居注其年秋典浙江試得請就返歸里時入閩游饑已有旨庀荒政而有司奉行不以實德意不下究公於廣坐中爲桑梓請命有司懼公且入告騰章謂公過里門御入騶假鎮帥鼓吹炫耀閭里且倡浮言煽惑觀聽冀置公重譴天子念公老於文學抑授翰林

檢討且命以家財備賑公產不踰中人不足當太倉涓滴然有司以是知天子洞悉入閩饑狀賑不敢後期困

以蘇久之復除國子監司業遷侍讀癸丑六月遷侍講學士卽日命教習庶吉士會夙疾益劇遂以雍正十二年二

月卒於京邸明年文簡亦卒二公歿而中朝學老文鉅無能埒二公者 今皇帝撰 秦陵聖德神功碑慨然有

不與同時之惜嗚呼自古鴻生碩儒不必盡遇遇矣其受知不必盡由文字公始終以撰述被 顧遇遭逢可謂盛

矣公名萬策字對初又字謙季先世自安溪徙晉江祖洪

圖明天啟丁卯舉人歷掌龍巖詔安建甯三儒學父遷鶴

康熙乙丑進士終左春坊左庶子掌坊事公幼讀書三過輒成誦九歲能屬文十歲通星平易數有神解甫冠以高等生選拔入太學癸酉順天舉鄉試困公車三十年戊戌

始成進士公之初至京師也安溪李文貞公奇公才與舉國朝文錄續編卷一松泉文錄

无

究經學旁及六書九算窮極底蘊故所得益遠長洲負重

名遊安溪公之門無與抗衡者獨以公爲畏友公在熱河

與文簡同寓予時館徐尚書所文簡數相招劇談公亦一

見候洽比入詞館間以撰擬之役從公質所業輒爲點定

弗少吝或出示已作虛懷商確塗竄至三四易不厭嘗語

予文貞好人改己作但肯爲思索點竄嗟賞不已人服公

雅量此正公好學深思隨事集益余於文字用力久每脫

稿未嘗不思公言公所心得者如此其爲國子師及同教

習爲諸生講授體裁指要懇懇具有成法手校文苑英華

太平御覽凡數過迄病丹黃不去手公文瀟灑雅馴得力

於唐人爲多他著星算諸書皆藏於家公子五人謁余傳
公者其季孝廉旭世也贊曰今相國桐城公爲予言應奉
文字淺深輕重間不可失銖黍讀陳學士文輒能發人意
揮斤斲輪正非寓言唯精思而深造者知之耳相國衡定
館閣文數舉公爲後進勗由是觀之公之受知 兩朝豈
偶然哉余獨服膺公通懷樂善心嚮往之不能及故具次
其事云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松泉文錄

三

書田贈公事

出贈公名雨時字霖商陽城諸生也明末流賊入山西所
至州縣多附賊陽城人聚而謀曰賊所過以城抗者必盡
殺乃已今旦夕至且若何贈公曰舉城畀賊城中人皆賊
矣與爲賊毋甯死然徒死而城終弗完死無益不如避之
賊何利吾空城且無所肆其毒與其以百萬衆櫻賊鋒也
衆曰善陽城得弗殘於賊亦無一人從賊者方賊之逼也
贈公盡室行當是時幼子年幾歲兄之孤年五歲及郊猝
遇賊公度弗兩全遂棄幼子而負其兄之孤入風神嶺竄
崖谷以免賊去贈公返而求諸途則幼子匍匐深草中望
國朝文錄續卷一 公泉文錄 三

父而啼攜以歸俱免於難鄉人高其義多以鄧伯道事歸
之贈公曰不然吾子與兄子均耳顧當倉卒時念伯氏所
遺僅此子終不忍負伯氏此子死是伯氏死也吾終不忍
以吾子易伯氏然亦不忍必死吾子也屬有天幸果不死
藉令竟死若謂吾忍棄吾子博名高耶願諸公勿復言迄
終贈公世竟弗言故相國文端公者贈公仲子也康熙戊
辰成進士逾年而贈公卒文端公以遺命自爲誌未嘗知
有存兄子事久之文端公令英德少宰甬江仇公過焉前
所存兄子曰慎典者與少宰縱談生平事具道五歲時從
叔父避賊始末少宰作而起曰是史氏之責也夫翌口爲

文表贈公之墓於是澤州陳文貞公本其事作陽城三鄉
賢記其事乃大著

田公賢于鄧伯道而終身勿言不欲以此博名高也而
卒有人知之事乃大著天之報善信矣

國朝文錄

卷一

松泉文錄

三



亦人賦文選大著又文辭濟公矣

也公賢于鄧伯道而終身勿言不欲以此博名高也而

卒有人知之事乃大著

國朝文錄卷一松泉文錄三

光祿大夫太保兼太子太保 保和殿大學士致仕

諡文和桐城張公墓誌銘

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三月二十日致仕大學士桐城張公以疾考終里第疏聞

皇上欽承 世宗憲皇帝遺詔以公配享太廟 賜卹

典如制予諡文和公子編修若澄赴 闕謝 恩將歸

舉葬事以所撰行狀來請銘由敦爲公甲辰主會試所取

士受公知最深誼不敢辭而公厯事 三朝本末具著將

載在 國史亦非門下士所得私也謹舉其大者誌之公

諱廷玉字衡臣號研齋爲太傅文端公英子先世具詳遂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松泉文錄

三

甯相國所撰文端公墓誌文端公配姚夫人舉男子六公

其仲也公少有器識凝重安和濡染家學具經世實用年

二十九成康熙庚辰科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入直 內

廷受知 聖祖仁皇帝洊加遷擢戊子丁文端公憂服

闋由洗馬累擢爲刑部侍郎尋轉吏部侍郎當是時公以

名相子迴翔鄉貳文學經濟已巋然負台輔望矣壬寅十

一月 世宗憲皇帝御極初卽 命公協同翰林院掌

院學士供 几筵祭告文字 初政殷繁 諭旨日數十

下公承 命應奉精敏詳贍悉當 聖意自是嚮用益篤

十二月擢禮部尙書雍正元年癸卯正月奉 命爲 諸

皇子師四月加太子太保八月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
充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九月轉戶部尚書甲辰七月署
大學士事丙午二月授文淵閣大學士兼管戶部十月進
文華殿大學士戊申三月進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十
月加少保癸丑九月以文端公崇祀 京師賢良祠復卽
家 賜祭一壇公請假歸行祀禮甲寅正月還 朝時公
子若靄成進士 特授編修而公弟少宗伯廷璐督江蘇
學政皆給假襄事一門之內朝紳命服輝映閭里天下榮
之前後十餘年 賞賚至不可勝紀又 賜第及園墅

命紫禁城騎馬皆

朝列所希有者乙卯八月

龍馭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松泉文錄

三

上賓遺命與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公總理事務且

詔他日以公配享

太廟本朝未有漢文臣與配享者非

常之典公獨當之

今皇帝御極倚任有加 賜爵三

等子乾隆元年丙辰正月奉 命爲

皇子師二月

上親謁

景陵公與王大臣畱京總理事務自是每

巡幸畱公總理以爲常丁巳十一月進爵三等伯己未五

月加太保九月九日公七十生辰上於木蘭行在賜詩爲

壽復遣內臣賚酒筵以賜癸亥十一月 命乘肩輿入

紫禁城中甲子十月重葺翰林院落成車駕臨幸賦詩宴

賚謂公與鄂公曰二卿真不愧古之房杜戊辰正月公以

老力請致政 溫旨慰留己巳正月 特命公四五日一

入 內廷備 顧問如宋文彥博故事十一月得 旨予

告 御製詩三章命 內廷諸臣和韻以寵其行公至是

登朝垂五十年長詞林者二十七年主揆席者二十四年

凡軍國大政承 旨商度恪勤匪懈造膝對揚率移晷漏

其所籌畫非可以一事名非可以形迹數君子觀於雍正

以來數十年之間吏治肅清人民熙皞沐 三聖涵濡

之澤而公從容坐論享人世遭逢之極盛養和平厚福晚

節賴 聖主保全以有終始侑饗大烝於戲盛矣則公

之慎密周詳所以仰承 聖明者於此亦畧可想見也

國朝文錄續 卷一 松泉文錄 三

已公典領機要 朝廷大制作多出公手修 三朝實錄

玉牒會典明史諸書皆爲總裁先後典試事自康熙丙戌

迄乾隆丁巳與分校者三主順天鄉試者一主會試者三

廷試 朝考皆公首爲閱擇一以公慎將之其佐司寇

時山東鹽販糾衆爲不軌青州奸民倡邪教徒黨甚衆有

司捕繫百五十餘人株連未已公奉 命往勘戮七人遣

三十五人而讞定天下服公平允爲吏部絕苞苴杜請托

銓政肅然浙江江西界連閩廣流民入深山種麻苦茅以

居號棚民千百爲聚不隸州縣爲良民害公請編戶籍行

保甲消隱弭患至今帖然又令甲婦人三十歲以內守節

至五十歲者得旌公建議以未五十而卒者乃享年不永
非守志不終請以守節至十五年者一體旌表皆著爲令
翰林爲儲才地務培養有所薦舉必深知其人之才品而
後上聞卽擢用終不以語人其諸所陳奏雖家人子弟
不得以間請非宣示人終莫得而知也方公之致仕也
召見時奏及配享事上特賜詩爲旌翊日公當入謝
適大風畏寒侍恩眷有素令仲子若澄賫摺奏謝未親
詣宮門廷議以公大不敬賴

皇上始終禮遇得以大學士致仕及公薨而仍得與侑享
之典仰見聖主優老成全國體有出於臣子所萬

國朝文錄編卷一

松泉文錄

三

不敢冀者公事親孝居文端公姚太夫人喪哀毀盡禮兄
弟同官於朝以時讌集白首相對老而彌篤子姓戚黨列
仕籍者甚繁無不約之以禮法生平無聲色玩好之嗜退
食泊然無所營時手一編晏坐室中寂如無人僚友共事
者閱數十輩平心接之多所容納人不見其有疾言遽色
桐城東門爲七省孔道大溪當其衝橋數毀公爲建石橋
濟渡者里人名之曰良弼橋又設義倉以貸貧乏歲歉則
又自出穀助賑以爲常所刻詩有傳經堂集焚餘集澄懷
園詩選載賡集其文集疏稿若干卷藏於家公生康熙壬
子九月九日薨於乾隆乙亥三月二十日年八十有四配

姚氏 誥封一品夫人子四長若靄雍正癸丑進士歷官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先公歿若澄乾隆乙丑進士官勳
林院編修若淑廕員外郎若淳官刑部主事女三人孫十
人曾效曾詒曾設曾誼曾諒曾諧曾誠曾讓曾訓曾訂曾
孫一人元弼某年月日 諭葬於龍眠山之塋銘曰

國家全盛篤生耆考尤岳氣合如星有斗有 漳文端遺緒
燾後聚公濟美為章為平氣溫以厚德粹而清爰寄心膂
爰任股肱歷事 三朝夙履揆席長養中和天壽平格

出雲作雨不見其迹

聖主主之公密贊之度則謀之

協則斷之夙夜匪懈綸綍渙之二十四載元化鴻龐文章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松泉文錄

三

燕國風度曲江其可見者爍於家邦翼翼寢廟惟公侑思
皇繹 明綸眷爾舊思考行易各垂宇宙思龍賜阡

如堂如斧載贊世緒克繼厥武勒銘貞珉用論終古

其文有體要後之載筆者率因之

文林郎前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趙秋谷先生

生墓誌銘

先生名執信字仲符號秋谷又號飴山姓趙氏宋靖康間有避地居蒙陰者數傳至平由蒙陰徙益都之顏神鎮鎮今爲博山縣云平九傳至振業明天啟乙丑進士由邯鄲令擢御史 國朝兩爲山西江南布政司叅議是爲先生之曾祖故貢生諱雙美郡增生諱作肱先生之祖與父也增生公以先生貴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母孫氏封太孺人先生質穎悟絕倫九歲捉筆爲文輒爲奇語驚其長老里中爲文社先生初不與通輒自攜紙筆入座衆以其幼國朝文錄續卷一松泉文錄

美

也易之移晷立就數藝乃大驚號爲聖童同里相國孫文定公竒其才命作海棠賦曰遠大器也以女孫字之乙卯年十四補博士弟子戊午舉於鄉明年中會試第六殿試二甲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甲子春 命典山西試事丙寅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光明史纂修官兼預修 大清會典方先生館選時 召試博學鴻詞之士拔授館職當世所稱能詩者麋集輦下新城王尙書久以詩古文雄長壇坫聲華傾動朝右一時鴻生俊才多出門下先生掉臂其間自樹一旗幟古詩自漢魏六朝以至唐初諸大家各成韻調談藝者多忽不講往往聾牙

與古人戾新城公自負妙契先生著爲聲韻譜以發其秘
至所著談龍錄持論顯與新城齟齬而新城心折先生才
首肯之不以爲亢也同時如秀水朱檢討河中吳天章南
海陳元孝兩徵士皆折輩行與先生交先生詩絕去雕飾
有初日芙蓉之目天才駿厲卓絕俯視儕輩少可多否操
觚家無足當意者名益高忌者亦益衆朝士某梓所爲詩
徧貽臺館先生甫展卷立返其使一時喧傳爲口實其人
以此銜先生刺骨獨善德水馮大木廷樾所師承者常熟
馮定遠班嘗曰吾生平師友皆在馮氏矣國學生錢塘洪
昇以詩詞遊公卿間所演長生殿傳奇初成置酒大會名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松泉文錄 五

流畢集而時尙在 國郵忌先生者騰章上告徧及同會
先生至考功獨以自任在座者得薄譴而先生以是罷職
去同年萊陽張庶常罷歸以事爲有司所窘避跡依先生
張性竒僻先生命家人事之惟謹及卒殯而歸之鄉里挾
舊怨訟其子勢張甚先生力爲援乃解常熟俸生是保依
先生十九年卒於館次爲論定其詩文而擇地葬之先生
之篤舊交如此會典體例多沿明舊理藩院創自 國朝
分纂諸公皆遜謝不敢任先生爲庶常肆國書取檔案傳
以文義典制釐然同局以是服先生才先生旣坐斥益放
情詩酒所居因園依山構亭榭清泉秀石喬木美箭各極

天趣歸田時年未三十封公太夫人俱無恙具甘旨承色
笑逮事封公者二十餘年性好遊管踰嶺南再陟嵩少五
過吳閭維揚金陵間栖寓頗久所至冠蓋逢迎乞詩文法
書者全至流連文讌後進疑先生若宿世人而先生與酬
接諧狎無少忤徜徉林壑踰五十年名壽並永近代士大
夫無與比者先生生康熙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卒於乾隆
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三所著鉛山堂文集
六卷詩集十七卷詩餘一卷雜著若干卷配孫孺人前生
生三十七年卒壺德母儀詳先生所爲狀子男六長愚次
懃俱縣學附生前卒次懃歲貢生次念郡學生次慶丙辰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松泉文錄

四

恩科舉人揀選知縣次繩孫男九須碩頤顛顛頤頤頤頤
類碩頤皆縣庠生曾孫男八皆幼故相國陽城田文端公
先生甲子所取士是爲由敦甲辰順天鄉試座主而慶舉
於鄉由敦實典試事於其來請銘也弗可以辭銘曰
名不厭高才不可恃飲酒得過豈惟子美抑有天焉司其
行止心無瑕疵何恨於此清貫遐齡一代瞻企復昌其詩
足以傳矣吾言勿夸欲垂信史勗哉後嗣尙篤爾祉

秋谷爲黃給事所扼與蘇子美同然恃才而傲終與凶
會觀其待阮亭尙書亦足知其非令器矣然竟享遐齡
子孫森列則以其心固無瑕疵也銘詞殆皮裡陽秋

贈中憲大夫芝巖范府君墓表

士大夫當國家清晏各出其智能材請求効用當世其顯
焉者訐謨廟堂布列有位下至奔走一官一職外而折衝
禦侮闕一人則一職不舉此世所共知也其爵未班祿未
受奮竭力才而深有裨於國家緩急之用非表著其功仗
人未之知也輪駟輓軌一不具則無以勝重載航檣棹楫
一不利則無以涉大川天下之大國家庶事之煩且蹟其
所需於用豈渺聞淺見者意度所能及哉若介休范府君
芝巖其功次可最也范氏有至剛者明初自介邑徙居張
原村七傳而至府君祖肖山公家大起市易邊城以信義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松泉文錄

聖

著 國朝定鼎初 召至京師授以職力辭因 命主貿

易事賜產張家口爲世業歲輸皮幣入內府子德淵繼之
中歲感疾歸府君代其事府君諱毓禎字芝巖德淵公第
三子也以府君弟毓禎貴祖考竝贈封中大夫祖妣鄧氏
牛氏妣任氏竝贈封太淑人又以府君弟毓禎貴曾祖考
諱明公暨祖考竝贈驃騎將軍曾祖妣張氏暨祖妣妣竝
贈封太夫人府君生而穎異性篤孝既長卓犖瓌偉忠實
能任事承祖父遺業曉暢邊地阨塞險易蒙古諸部長往
徃知府君名謂府君魁傑才也親族內外藉府君衣食者
數十百輩府君一見悉知其人材具短長敏鈍程才而授

之事無不舉燕楚交廣諸大都會多所置辦從府君口授指畫雖身其地者弗能易察虛實數千里外無遁情生平坦肝膈示人人樂爲用其能集事多類此康熙丙子丁丑間 聖祖仁皇帝有事準噶爾官軍餽餉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且或後期苦不繼辛丑西征官運視前值爲準府君熟籌之曰三之一足矣遂以家財運餽萬石贍察漢叟兒軍費一如所計刻期至無後者雍正五年

世宗憲皇帝討策凌師出西北兩路籌餉孔亟怡賢親王知府君前運饑有成效以府君名薦立報可府君感上知遇悉力自任計穀多寡差道路遠近以次受值曰洪郭爾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松泉文錄

聖

鄂倫曰鄂爾坤推河曰塔木爾曰查克拜達里克蒙古爾拖羅海曰烏里雅蘇泰白格爾曰察漢叟爾而以科卜多爲最遠其值自一十一兩五錢至二十五兩有差其先後籌運水石有請於察漢叟兒官倉存贖借支補運者有請於直隸山西州縣及湖灘河所倉粟支給而輸其值歸司庫俾出陳易新者有頓遞於羅鄂波沿途支給者擘畫悉中機要計部一如所請不少掣其肘府君益得自展布車輸駝負所需人工牲畜器具資裝芻糧鞅絆率先期集辦臨事咄嗟應手得經窮荒沙磧不毛之地崇山沮澤作屏夷治接軫銜尾幕府所在儲胥充裕軍得宿飽前後十年

所運米凡百餘萬石所省大司農金錢六百餘萬較最先所定值不啻百億鉅萬矣辛亥壬子間寇犯北路所失米十三萬餘石牛馬橐駝稱是 憲皇帝命據實報銷府君以軍興亟不可懸待復補運如所失數費白金百四十有四萬不以上計部至大兵旣撤所運科卜多米胥改輸近地計部槩以近值核銷運戶前所受遠值當追繳府君曰運戶悉窮子所受值隨手罄改運已無力況追所受值乎且追亦何可得也卽如所改地償其值而代輸所應追者二百六十二萬餘兩先以歷年應領米鉛價九十餘萬兩扣抵餘立五限輸計部乾隆三年奉 命採辦洋銅運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松泉文錄

聖

京局以抵分限應輸之數又奉

命採參烏蘇里綬分

歷三年所入視前爲多迄不敷成額八年部議以應折參價及所逋運值凡百十四萬兩有奇悉辦洋銅輸西安保定湖北江西江蘇五布政司備鼓鑄銅產東南外洋長崎諸島賈舶風帆出沒洪濤礁嶼中倭夷居奇留難承辦官羈十餘年不得如額指爲畏途府君曰吾受 恩重此吾分也立遣人駕巨舟赴洋採辦其始終任事不擇險易類如此以雍正七年 特恩優敘予太僕寺卿銜再加二級章服同二品前此所未有也十一年以部案波累削職而所供辦悉如故嗚呼財用之關天下計也大矣懋遷有無

化居見於典訓而薰風之曲不諱阜財其在周禮冢宰九
職六曰商賈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六曰安富聖人經世
之用未嘗不寓於此而拘迂之士當官以流品相矜尙稍
有緩急騰空言而無濟實用長才無由自見事以儻敗而
疲民困之益困可勝歎哉視府君之受 厚恩有以知我
國家因才器使善用其長委任當而無遺賢而府君之
智力誠亦過人有萬非計臣所能及者蓋兩得之矣府君
之歿也少宗伯梁谿秦公爲之誌孤子清洪奉其文來請
墓道之石予雖未識府君之面而秦公端人也其言核其
文於府君生平善行不具著著其運籌餽餉有裨軍國之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松泉文錄 四

大者亦與史法合因爲之纂次俾揭諸阡其配耐卒彝年
月子姓姻戚具載誌中亦不具述公子四人清洪戊午順
天舉人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加五級 誥授中憲大夫清
注丙辰 恩科順天副榜貢生候補中書舍人清澳戊午
順天舉人清沂丙辰 恩科順天舉人皆嚮學以文章取
科目能世其家云

此公直合白圭猗頓卜式桑宏羊爲一人 國家用才
無方以故大兵大役逾萬里而計臣不至於困豈偶然

哉

史法必先體例體例不明筆削無據攷之前史史記漢書
南北史梁陳二書則世學相傳後漢書三國志宋書北齊
北魏諸書則成於一手或稟承前規或包羅全局文隨法
立義例自符至唐撰晉書則萃集羣賢分任纂錄於是先
命敬播削爲凡例此如行師之有節制營室之有規模後
代官書必宜取則者也但成書具在例議不傳惟元史卷
端粗陳柳概亦云畧矣開局之日總裁先生首以先定凡
例爲言誠得修史要領且命各擬凡例呈覽示欲博採衆
長務求盡善由敦學識謏謬參編校之役謹就蒙淺所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松泉文錄 聖

及條舉一二以備採擇非敢云例也敬陳末議而已故行
文亦不敢直作凡例體云

一史家自尙書春秋而下必以班馬爲宗然高不可躋難
於津逮新唐書謹嚴詳整義例可循後有作者正不必祇
歐宋而祖遺固也至於時代遷流文體殊別五季六朝多
崇雕績新書列傳頗尙新奇識者均無取焉質而不俚子
長之家風瞻而不穢孟堅之遺軌以此爲的庶幾雅裁

一採擇諸書之法太史公所謂擇其言尤雅者卓不可易
矣然此就天事之無可疑者言之也其有一事互見彼此
異辭者折衷去取未可臆斷竊謂官斷諸立言之人與所

處之地其人而賢者必不苟譽毀於人地切近則見聞真確此其不可信者或寡矣若其人而非賢者心術偏私好惡乖異陰挾翰墨以刺人之短長變亂黑白眩惑聰明者有之又地居疎遠但採風聞並未覈實有如秦人之談越俗雖媿媿不已要非親歷此其可信者或寡矣大抵列朝事迹宜以實錄爲主而博攷諸書以證之蓋實錄雖有曲筆必不至如野史之鑿空無稽也好事者專信野史更不參攷實錄未可盡從

一史漢以來本紀言事並載新唐書則但詳事實約舉大綱最爲嚴簡求其義例則徐無黨所云六事則書變古則國朝文錄續編卷一松泉文集吳

書非常則書意有所示則書後有所因則書五者盡之此歐陽公自命爲竊取春秋之義者也夫制誥策命多出代言梁陳諸書載之累牘不盡固爲無識然都俞咨儆之辭概置弗錄亦有未安惟因人因事而發者各歸之志傳無取冗贅庶兩得之

一歷代書志體各不同大抵一代典章及屢朝因革之故俱宜備載俾讀者得所攷信後世可爲監觀故甯詳毋畧顧若宋志之條分件列漫無剪裁史才奚稱焉新唐書志詳贍整齊可以爲法

一史遷年表蓋取諸歷譜牒之學陳范以下缺而不講劉

知幾遂謂煩費無用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不知表與
紀傳相爲出入昔人謂列侯將相王公九卿功名表著者
既系之以傳其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舉措
之迹有不容遽泯者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
有未悉備者亦於表乎見之作史無表則列傳不得不多
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跡或反遺漏而不舉廬陵復班馬之
舊其見卓矣有明宰輔列卿無咎無譽者甚多各爲列傳
頗苦碌碌表立而傳之可省者得十之三則表宜補作審
矣

一世家一體史記五代史而外他無傳焉顧有明魏定成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松泉文錄

聖

英諸國或絕或續與有明相終始典禁衛督京營類用勲
舊大臣其關係安危視諸藩之虛名列土不得有爲者相
去逕庭目以世家良不誣也傳中叙嗣爵世教有開國一
傳累述而迄於明亡者名爲列傳實具世家之體矣何不
竟立世家而必夷之列傳歟或疑七雄十國皆跨有上地
割據方隅徐李鄧湯未聞啟宇與此殊異不知田完孔子
位止陪臣鄧絳平陽身未之國史公義例本寬至於南唐
閩蜀又與戰國不同世家之稱不嫌相襲今若援陳涉錢
鏐之例而進張士誠陳友諒爲世家則爲多事乃若中山
岐陽之冑家分典瑞之榮朝無耐金之罰爰及苗裔國以

永存非世家而何如以唐書宋史無此一體爲疑則唐讓
世襲見房元齡傳故英衛子孫齒於吐隸宋食實封五等祇隆
虛號祖孫父子各擬名邦均無世及之義至於有明斯爲
復古又非可同日論也

一列傳分合各有深意老子韓非同傳其明微也漢書以
蒯通伍被與江充息夫躬並列議者或以爲非作史三長
所以必先學識也舊稿或有未審悉宜更定

一列傳詳畧初無定體然必其有關國故而所載之事必
與其人之規模相稱乃得體要非若碑誌家狀有美必書
也蕭相國之定律受遺世家不錄留侯世家亦云所與上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松泉文錄

吳

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錄作者而知
此義何至如宋史之冗蔓哉至於類傳尤當舉其重者以
概生平黃霸朱邑官至丞相大司農而列之循吏苟惠愛
在民固不必官終守令也如況鍾陳本深等雖列顯要亦
宜收之循吏文苑則取其制作可傳者或關係一時風氣
如前後七子袁宏道鍾惺之流畧爲列論流派否則不必
濫收未可以錢謙益曹能始之品題據爲定論也有明隱
逸寥寥其人然如陳繼儒雖名在人口而跡隱心競豈所
謂絕塵不返者耶亦何煩翰墨也列女節烈固不容泯沒
然史傳與郡邑志乘不同二百七十餘年之間節烈何止

千計登名志乘已足發潛德之幽光史傳則取其奇節炳著者垂示萬世行露柏舟三百篇中存其一二足以觀矣豈以多爲貴乎

一舊稿止立儒林傳而不立道學傳見於前人之辨者詳矣但漢代儒林皆經師也其門人弟子守一家之學淵源甚明明初惟趙汭汪克寬胡居仁輩恪守婺學師承遠有端緒至大全行而經箋廢人習舉業無有所謂專門名家者間有說經如季本郝敬之徒則又多顯悖乎宋儒而鳴其異說非伏轅馬鄭之比其篤志力行無愧醜儒者薛文清一人而已王文成之良知彈射最衆顧高講學依托門戶者亦復不少竊謂文清無他事業自以儒學爲重宜列儒林文成以功名顯顧高以風節稱則歸之大傳而門人附見焉稍示區別未知當否

一舊稿有姦臣傳例仿唐書亦楚人構杙之義但所謂姦臣必其包藏禍心忤害良善毒宗社而自立門戶者方足當之焦芳所托者劉瑾而崔呈秀則魏忠賢之腹心許顯純田爾耕其爪牙也竊謂焦芳宜附劉瑾傳崔許輩宜附魏忠賢傳以著同惡相濟之實且示夫失身闖豎不得齒於鬚眉似非深文無容末減趙文華附之嚴嵩傳阮大鋮附之馬士英傳亦誅嚴首惡之義舊稿以周延儒溫體仁

合爲單傳不入此類有佚罰矣移置姦臣傳中近與胡嚴爲伍遠與杞檜同科質之公論未審以爲何如

一神光以後蜀洛紛訟是非最爲淆亂聞之先輩顧甯人有言曰兩造並存無多刪削令讀者自得其是非似亦通論但直作朝報又不合史法或者敘次之中稍存軒輊而於論贊嚴別滙滛惟期商確允當以仰副 聖訓忠厚之旨庶爲得之

一明代奏章多傷過激指斥乘輿則癸辛再見彈擊大吏則共鯨比肩述其事實初不盡然但取沽名頗傷直道至於末造一倡百和宮闈戚晚胥中浮言草野廟堂譁然四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松泉文錄

辛

起正詩人蚬蟾沸羹訛言孔將之謂亡國之言妖也此類若概從刪削無以見當時情事存之不特蕪累文體亦非所以訓後世之爲言官者竊謂宜於事之有關係者節錄數語存之有一事而數人並諫者擇其尤切當者存之或共論一事而命意各殊俱中情理者則並存之未知當否一敘論評贊前史亦各不同元史則謂據事直書具文見意善惡白明不加論贊究之龍門諸贊多於傳外別出意義或標舉軼事或徵引舊聞五代史論發明書法推究事端反覆咏歎意義深長范蔚宗自比過秦謂語無泛設雖近於誇要之史法不可缺也今應加論贊與否統俟裁定

一紀傳敘事郡邑職官宜用本名不可改從古號及襲用俗稱如以南京爲建業古號也以吏部爲銓部俗稱也卽有明一代前後廢置沿革亦時不同如未立應天府以前止可稱集慶路未改左右布政使以前止可稱行省參政臨文悉宜詳攷

一舊稿所據何書與他書相合與否宜一一查明根據今所分修擬稿所據某書參用某說亦標明來厯用浮簽粘之上方以便覆閱其他見互異應辨者別錄辨論附呈總裁先生閱定以求至當

一本紀志傳體雖不同事本一貫必通徹參詳方可免抵牾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松泉文錄

至

稽複出之患若判然異趣謬誤必多但一人精神有限卽臨文不苟安保無訛總裁先生機務殷繁止可總挈大綱別裁是否何暇覆案事實一一用心愚見應於纂修諸君內選學識深邃長於考據者四五人專事討論凡修過史稿悉經參閱然後呈覽庶免舛錯

其論詳至確可爲載筆家之指南針王尙書明史稿有松雲山人修明史凡例二卷大半與此說相出入特其說更長耳予于鈞源歐家曾見其抄本而明史稟首亦未載

集虛齋文錄引

涪安方文翰先生以時文名天下久矣論者以配儲中子張曉樓以其銳思深入可與張之大儲之堅並稱也顧先生詣力所至雅不欲以時文自畫其爲陳先生文序也謂大士浸淫卷軸不保而用之于古而狠籍于時文爲可惜且恨大士時文如此其精而所著太乙山房古文則多可笑豈物莫能兩大歟抑精力萃于時文而其餘遂不免衝風之末也先生此言情固見乎詞矣蓋先生少從毛西河先生讀書說經皆遵古注而義理則折衷朱子亦不效毛氏之排檳長與何義門諸大雅方望溪諸先生遊諸先生國朝文錄續編卷一集虛齋文錄引十一

皆爛于文律不容一語出入者而先生則銳思深入以其爲時文之精力復端端從事于古而淫焉癖焉加之以奇恣故每拈一題皆言人所未嘗言開章一篇言道必與文俱卽足壓宋元以後之能言者而使之下其他微言大義可爲典要者極多而用筆則巉巖巖巖力矯庸熟蹊徑掙出皆古人屐齒之所未經且翦剝浮蕪行墨間無一冗字使大士見之當恨其不幸早生未與切磋矣其與王立甫書也謂韓曰文無難易惟其是李曰文無難易極于工先生蓋從事于難而兼有其是且工者但好用雜書笑譏罵侮不盡雅馴又好以古人語言改易尋常字句有似宋人

之虬戶篠駮殆宋子京之流學韓而流爲孫樵劉蛻者也
然而得此于今日實拔戟自成一隊矣此集吾家原有不
知誰何從架上抽去此本從正之處借得吾友愚溪先爲
閱過以書抵我謂其以深邃之思運之以古峭之筆而發
爲剛健之文洵知言之選也今錄其文爲一卷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集虛齋文錄引

二

集虛齋文錄

遜滔方朶如文翰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許

道與文俱

歐陽子曰吾所爲文必與道俱某則一言以變之曰吾所爲道必與文俱今稱載道之文者五經然文必如五經始能以載道自五經後言道者世多有其書至宋而益浩浩若烟海其間號爲得不傳之學者仰視天俯畫地中更人事旁涉物怪上追本始之茫茫下極諸元會運世之窮無所入以復歸于溟滓皆言其理而筆之於書精無倫而大不可圍件徃出于五經之文之所不到意且超而越焉然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集虛齋文錄

一

而五經之文回薄萬古光景若日月凡此儒書則使人讀未竟一紙欠申思睡者過半是何也道有餘而文不足起之也文不足起之而至使人欠申而思睡則道翳翳而愈伏不唯不並驅五經而并不能與揚子之法言王氏之中說韓子之原道原性諸篇爭黃池之長夫此皆諸儒所不滿以爲道不足而彊言者也而因文見道文極于工遂聳其書于得不傳之學者之上且夫左氏之巫也公羊之短也穀梁之俗也史遷之是非謬于聖人也班氏之排正直否死節也皆非知道者也老莊列則道其所道荀子之道亦同門而異戶外此法名家雜家如韓公子呂覽淮南

之屬戰國短長家言傾危權變其于道疑無一豪可論而
學士家玩其華食其實直與五經流通相餽饌任諸儒老
先生排擯毀斥之口燥唇乾卒不能使之回而易向舉所
業而投諸水火蓋文之入人肝脾有如此雖無道者猶將
申焉然則道之必與文俱也決矣抑非獨此而已經故以
道法勝然唯易與春秋無間然詩書雖經聖人手而如呂
刑文侯之命儒先既有違言矣又謂鄭風卽鄭聲之淫夫
淫復何道禮記成于漢人由諸儒言之其背理傷道者難
徧以疏舉將以周禮當之而或詆爲瀆亂不經之書或又
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儀禮則形而下者耳雖號爲經未多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集虛齋文集

二

乎道而其光景之回薄萬古者諸經若一不以損其毫毛
顧反苦繩諸文人見有一言之不幾乎道卽斲剝之令一
錢不直以己之不好而并禁人之好之嗚呼此何理也相
馬者期於驥驥之德力不可必得而必待驥而乘之不得
驥雖馬之奔踴力可致千里者皆斥棄異阜不以服箱爲
其將折輓而摧轍也而反任駑下以踰驥之乘駕養驢而
無策駟跛驚而上山將沒世不行尋常而又何路之能極
是故有道而文者上也道不足而文者次之文不足而道
者又次之雖詭于道而其文深妙竒博使人不覺入其玄
中者又次之言之無文而託諸道以逃其樸鈍枯朽則無

次某之爲此言也重文也乃所以重道也昔者莊周言道蓋無所不在稊稗瓦礫每下愈況其序天下篇凡一曲百家皆標爲古之道術有在是者是故荀卿之非十二子也必曰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夫其有故而成理也卽道也朱子譏蘇氏亦曰出入有無曲成義理夫其出入而曲成也卽道也詭乎道以爲文要之文仍不離所爲道而或者謂辨道不可耀文欲以樸鈍枯朽之學嚙嚙道直夫人之棄其文也若棄泥塗矣又安所得道而辨之然則無文者道之賊也重文乃所以重道雖調某之說卽歐陽子之說可也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集虛齋文集

三

滂沛恣肆實爲至論予喜讀朱子文集而不喜讀朱子語錄職此之故

書華豫原事

無錫有奇士曰華豫原方歲乙未撫吳儀封張公坐事逮部使者偕制府卽訊于潤州而羈管公城隍廟甲而守之生猶如乳虎非著門籍不得輒出入門生故吏無敢嚮邇者豫原聞難自無錫疾馳一晝夜踰三百里至京口唁焉既抵廟門不得入而顧見有官人傳呼來帶弓韉騎而從者數人至門門焉者皆卻立官人下馬入從者皆入豫原則闖然隨之入數折而達張公請室門外卽又不得入徘徊往來所以屬其門者方故萬端然卒不得入門者曰客何爲者始吾以客爲從官人來故不誰何客乃今知妄男國朝文錄續編卷一集盧齋文錄

四

子耳不去且得罪制府怒不可犯也豫原大笑應曰若乃以制府嚇我耶向令吾惴惴制府者吾安得來此且天下事不可知往者張公嘗與噶禮訟矣部使者按事至再無直張公者賴天子明聖張公撫吳官如而噶禮卒抵罪以去此近事于今未冷今張公雖就瘞一上復有後命如異時事若等何面目復見張公言已則索筆大書其爵里名姓付門者達張公所曰可達也不可則以此紙上制府言狀惟制府死生當是時日漸而豫原語侵制府益急門者縮頸既已無可奈何則又自守者而守者亦頗聞餘語色動爲言于張公張公命之大豫原乃入

相勞苦如平生歡良久辭去越數日而部使者之祠報燬矣初部使者視學江左有聲吳中人士爲祠于江陰歌舞之當張公之與噶禮交訟也部使者按事至吳吳中自士大夫下遮馬首以千萬數願無奪我張公而部使者顧不直張公吳中人固怒甚及是役也部使者與制府劾張公欺謾不讎罪且至殊死吳中人咸涕泣不知所爲而會豫原自京口來具言張公就逮良苦則益洵洵然顧無所發怒豫原遂言曰狄梁公之有祠魏州也其子景暉弗類魏州人燬之不復祠今日之事得復有香火情耶吾欲云云如何于是衆數千人奔部使者祠下爭徹屋瓦投之以巨牛東西曳椽棟盡折或焚燒其餘呼聲動天埃起漲數十里明日制府聞狀大駭陰使人廉問主名疏以去然竟無加何也當是時豫原幾不免亦以此名聞江淮間豫原名希閔好讀書學治古文著有廣事類賦等書行於世以涇縣訓導副江南辛卯解試榜丁酉試京兆復得副榜主試者卽故撫吳張公也識者兩難之方子曰余居京師遇江南人往往爲余言豫原周旋張公事余壯之已豫原就京兆試定交王筠林太史坐上視其斂退就懦粥粥若無能者而遇公正發憤乃若是上卒不用部使者議而驛召張公命以白衣領倉場職其事距燬祠蓋不數月豫原之

於張公可謂與天合符者也豫原又言方事之殷也江都
有程表民如旱有姜自芸者與某相倚若左右手而先是
張公與嚙禮交劾時自芸護之尤力舉幡率數萬人行詣
闕上書郡長至使人守欲殺之亦會張公得俞旨而罷
余恨未見表民而自芸辱與余善名畊亦一奇士

世乃有此人與望溪集中書史可法謁左公事相類太
史公復作定收入游俠傳矣

與王立甫書

姚念慈來辱手書過有所推下讀之面具重甲抑人有言許與過當有傷準的既自愧又懼爲足下累也如何足下所示詩骨清不喧醴醴有味古文矜絜自貴壽葉君尤能持論僕素不肯爲頌禱之詞讀足下文乃知道在瓦礫而恨曩者之自無閭浮點金汁也足下成就業若此僕方欲下涪翁之拜而又何求焉僕幼狂蠢起辰終酉讀書不能度十行少長而啄腥吞腐學爲應用之文居三家邨中亦無與道古者先君子不知其驚下經書外頗授以三傳史漢韓柳文而旁及牧之可之輩曰成學治古文當取是退國朝文銀續編卷一 集虛齋文錄 七

而尋今世古文乃無一毫相似尤與者久之後稍從西河毛先生遊觀所論著及一切口講指畫往往往聞與先君子會三卿爲主粗有悟入而方爲諸生牽率課程間一磨毫黷札世率謂爲不可時施也而歎歎之今三十年所矣雖以父師緒言不可卒變而旋其面目了不長進每有所作緣手輒拉雜燒去自謂頗知人間羞耻事不圖足下乃復云云也僕嘗以古文盛于唐而論文之旨亦莫如唐備昌黎語劉正夫曰文無難易唯其是習之語王載言曰文無難易極于工此二者如左右手斷其一則兩俱廢不是非工也不工非是也故皇甫持正之誌昌黎也曰至是歸

工則既盡之矣雖然爲此者有族有祖昌黎蓋祖左史楊子雲而以劉向班固輩爲之族故其文奇而法河東蓋祖國語漢書而以杜欽谷永輩爲之族故其文密而至樊川則已固矣然所祖者尙在賈太傅晁家令而以韓柳爲之族故其文散朗勁俠得韓一體習之持正及可之輩不能紀遠祖于韓而還相爲族故論者以爲學韓而不至夫其學韓也茲所以不至也賴其才力雄獨故尙能持門戶苟才減諸人則不勝困躓矣如義山襲美等皆是也審知足下銳意鑽仰蓋不在唐以下然尙望叩其祖與族之所處而倍道趨之則脩母致子于韓柳樊川尙可得意仿佛次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集虛齋文錄

八

不失持正可之諸公下亦徑到義山皮陸輩故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僕老矣念足下方年華日富不厭高深故敢勸爲之駕雖然足下旣成就若此其庸有不知而待僕之搖舌于口乎若僕者所謂獻遼東白頭豕者也某再拜

古文無難易在是且工此語擲擲不破而祖族之辨尤
悉世之高論是非者皆盲人道黑白者也

答謝生書

先公遂騎箕尾八千里路消息不相聞走唁無時有爲位而哭耳辱命使銘其埋嗚呼何可當也僕故未習爲銘章也見今之爲銘章者彌不習見今之爲巨公貴人銘章者則彌不習雖微僕而已起古之習爲銘章如昌黎柳州廬陵臨川諸公使見今之銘其巨公貴人之章亦當以不習爲解蓋古之應銘法者三脩之于身施之于事見之于言有一焉則雖其人無五兩之綬半通之銅而有道而文者不靳與之銘書之刻之一片嵌巖施于孫子不必其巨公貴人也而爲之銘者亦不必巨公貴人惟有道而文者是國朝文錄續編卷一集虛齋文錄

九

使而今之應銘法者亦有三一曰家世如所云四世五公一門七侯也則書一曰官階如所云四時仕宦三臺周歷也則書一曰恩賜如所云金帶內盼玉案推食也則書行間茂密舉體沓拖如此而已矣往者佛助魏書名爲穢史宋臣之表上魏書也以謂終篇累卷皆官爵州名覽之生厭不圖今誌墓者乃復似之不似之乃反以爲不當律令不合時宜烏呼世而無韓柳歐王也世而有韓柳歐王設不焚其筆研惡言詈詞有倍萬當日錢公輔者矣且夫今世所云亦奚不應銘法之有傳稱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祿之大者非家世乎周禮爵以馭其貴非官階乎予以馭其

幸非恩賜乎若是則奚不應銘法之有雖然有修之于身
施之于事見之于言者而橫後此三事以蓋之是買櫝而
還其珠也無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見之于言者而空借此
三事以榮之是負且乘致寇至而爲其先人發笑以自黜
也此之謂不孝而又將使見之者謂特官人以世耳爵及
惡德耳恩及私暱耳是自明揚主上之過而公與私交病
也此之謂不忠一舉而數不善備焉然且曰律令曰時宜
嗚呼其將胥天下之誌墓者而爲後人作鎮石邪僕非有
道而文者一斥不復無頭銜以焜耀人望而按前肘後又
率皆韓柳歐王輩遺下冊子度不可卒變世棄君平未有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集唐齋文錄

十

以此事謝而來請其有之亦必先以荆公所云拙文自有
意義不可改者與之約三章焉然後敢拜命之辱請者遂
巡罷去今足下方成進士爲時間人恐未肯顧僕息壤爲
先公作此冷淡生活也先公行應銘法于古今人所尙三
事蓋皆挾而有之在下筆時手一上下耳世不乏巨公貴
人能赴足下顛蹶之請者幸留意焉某月日某再拜

一意翻兩層講後層說到不孝不忠尤爲劇心怵目

治古堂文集序

文至於適焉止矣柳子云搜擇融液與道大適李習之云辭與意適固其柢於道而意以幹之詞以柯葉張王之參相得焉以唯變所適而立均出度又適至是而止是之謂適斯言也余聞之坦菴呂公康熙乙未公貳司農督倉潞河余以事謁節樓公與語移日述先世忠節公兄弟死流寇事衛肝嵇血凜凜生氣已乃及文章家利病公出治古堂刻本一帙示余口呼手畫自周秦兩漢下逮唐宋大家羅絡旁午可一三三四數也公言文章之橫流也自有明諸君子始人是其所私學各立一糟粕之古人爲之尸左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集虛齋文錄

七

右祖之東西溝之而左史與韓隱逕爲老死之不相徃來曰不類莊生有言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今有祖禰于此見其子若孫之面之不猶吾而遂疑非其種而鋤之而子若孫閱上世之圖狀貌凡書篋几杖衣裳俎豆一切非凡所見則又曰非吾祖也吾不知然則有似之而非者其必且爲崇禛之過墓而號而勿賊作子也決矣嗚呼此所謂惑易也余聞言而寤長跼請公之指南公因從容爲開示方便如前指則唯唯退持其所謂適者遍勘于周秦兩漢以及唐宋大家則真然解又以之勘于魏晉六季間一二錚錚佼佼者卽又真然解卽又持所謂適者還勘于

公所示治百堂諸篇則又爽然解而函牛之鼎染指膏之不能盡竒味以足于口蓋嗛然者于今且三十年乃甫得其大全觀之妄意公之文卽公之所以爲詩主于美教化移風俗如大序云云者蓋衷于道而含意聯詞卽因之其間颺扇波委易格異狀左史韓歐合于無俚凡皆善者機也一言以蔽之曰適而已矣然公子待孫爲余言公學詩早矣至四十始爲古文嗟乎物不素具不可應卒公有所以爲古文者豈必在爲古文時唐史稱高達夫五十始爲詩詩卽工夫唐人于詩卽者習之達夫不應獨遲之中毒大抵如李將軍射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耳蓋工而國朝文錄

續編卷一

集虛齋文錄

十一

後詩非詩而卽工也私心擬公毋亦倣此意乎余獨惜有倜儻非常挾雋上之才不生百許年後得公爲之揀荒瓜幕而余有天幸乃如皇甫之得訣于吏部也于是乎書文至于適焉止矣最爲妙論適者非徒文從字順也排寡而能妥帖清高而能深穩皆是也以唐而論韓之竒柳之奧皆適也杜牧之磊砢孫樵之峭削皆適也蓋文章自有天然節奏增一字則不適減一字亦不適故惟其是極于工之外又當足之曰至于適

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何先生墓誌銘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六月九日前翰林院編修義門何先生焯以疾卒於京邸時先生失職而仍校書 丙廷 上

聞其卒也爲不怡者良久且曰何焯勤學問祇事有年方欲拂拭用之而忽焉以沒深可憫傷還其前官 贈侍讀

學士旌其魂賻金給符傳以過喪而家在長洲有司用歲時存卹蓋異數也先生少而竒爲秋岳曹公言遠王公所

器重旣冠以崇明學生選拔入大學名聲章徹鄉先生諸公要人爭欲令出門下而先生淑梗有理偶語及故撫吳

湯文正事見鄉先生微反唇卽爲之氣息弗然而他日點國朝文錄續編卷一集虛齋文錄 三

勘塲屋程文不如意者十居七八鄉先生見之氣涌如山戒門以絕仍訟之大府會大府前以事嫌鄉先生故得不

重坐然六試京兆六報罷其一旣俛得之矣又擠而止之猶尙以前過也歲壬午 聖祖冬狩駐涿州安溪李文

貞公時撫直隸迎謁道左 上從容問野甯有遺賢乎公以先生對旣 召試遂直 南書房 賜舉人偕禮部試

禮部試不第又 賜進士對策高等改庶吉士 命侍讀八員勒府充 武英殿纂脩當是時李文貞公號得君一

經品題聲生勢長數薦人起家爲顯官去而于先生猶臭涖然吹噓送上人謂何天之衢道且大行也然久之散館

不授職得 旨再教習三年而先生丁外艱歸服既闋又
丁繼母艱於是先生無宦情將閉戶著書浮沉閭巷間老
矣已而又以文貞公薦赴 闕廷加授翰林院編修是爲
歲甲午其明年有以蜚語聞者 上還自熱河緣道問何
焯安在卽從迎 駕所收繫之并簿錄舍中書載以兼兩
交 內庭學士檢祖諸非所宜言者大索數日不得獨得
論俗下文字及詆謔當世士大夫笑譏罵侮有人所不堪
語粘籤以聞而書夾中有邵吳縣令餽金一札藁并呈之
上閱之怒霽中摘數條遣內侍賞獄呵問反報薄其罪
僅坐免官直 武英殿自若也方事之殷也雷電交至銀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集盧齋文錄

古

鐘壘在其頸邊觀者爲之五色無主而先生意氣自如
略不損眠食危坐讀易聲震戶外承譴問隨事自辨數奏
對凡數百言字畫端謹無一譌脫守視吏聚觀歎息謂漢
兒乃有此人旣出獄直 殿廷事益勤辰入酉出不辟寒
暑他人有弛置自便不了事者間爲乎了之如是者六七
年旣艱旣瘁痼疾乃發氣乘肺溢爲水浮膚以卒年六十
二矣先生書不去前因觀博考而貫之以一大抵經史爲
主盟其讀經必得經所以云之意而不取輔漢卿曰此盪
脫節也讀史必熟其事變之血脈而不取胡致堂曰此坐
談客也人必論其世體必究諸用苛濫不作亦不苟爲異

同蓋將與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者一雪此言有用我則慎
斯術以往非筆墨間事也書籤壓鄴架以善本對其校讎
至再三必如劉中壘所云殺青可繕寫者乃已所著詩歌
古文數百篇語古齋識小錄十數卷方簿錄時門弟子恐
中有根觸語悉付一炬成焦土云喜禪經生藝爲經生藝
者往往持質先生冀以游揚聲譽而先生不肯爲肯面遇
有佳作逢人說項一不當意闕畢卽以如意帖凡上不置
一詞當之者辱過撻市以是多怨者異時蜚語之聞未必
非此輩文致而先生勿之悔有來者仍率胸懷待之書法
精妙與人尺牘人皆藏去以爲榮嘗奉 聖祖命寫朱子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集虛齋文錄

五

四書章句集註錄其板貯 禁中俟頒也愷行孝弟事後
母者再而皆得其歡居憂時有甘露降庭樹推財與諸弟
者數數也遇親故皆有恩而守節清苦己顧不妄受人一
錢初字潤于哭其母更字屺瞻先世當元統間有以義行
旌門者先生取各其書塾學者復稱義門先生曾大父思
佐妣楊氏大父應登妣陸氏父棟妣陸氏吳氏陳氏三世
皆以諸生老而鍾美于先生當顯矣既窆復亨仍不竟其
用有子雲龍邑諸生也相方誦日屬銘其埋而以沈君冠
雲之狀來因敘而系之詩曰于古有訓君相者造命以一
字而拔人決起千仞入天門侯聽先生之初晉如而摧如

值啟事之山公 帝曰女俞俾禮堂定書一落于丈推墮
兮混濇終遇兩以說弧蘇而復上將利有攸往匪長匪已
遽呼兮起起潤餘名于枯骨丹旒徙倚榮光在蒿里烏呼
三不朽之一其言也立先生有言兮滿堂滿室經律稽識
兮子史翔集繭絲牛毛兮龍文虎脊藏之名山兮通都大
邑世無解人兮索之不得後有聖人兮俟之不惑烏呼先
生安此予宅

此誌自云據沈冠雲狀實則轉詳于狀以本熟悉其爲
人不待狀也用是知文必以簡貴爲主者偏必如此而
情事始盡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集虛齋文錄

六

明經處士周六雲先生墓誌銘

吾邑前直新安江江水淺深見底南山之綠倒卧焉兮沙漏石明燭須麋沈隱侯詩所謂干仞寫喬樹百丈見游鱗是也士生其間方寸湛然可以予對山水者則惟六雲周先生先生名上治初字綬王而以鐵餐爲其號貌清而脩長指爪眼開合有紅光巉巉玉骨見衣表顧能屹然而立者終日好讀書自中經四部外凡在簡素罕有不津逮而博觀約取度其本末而立衷焉以歸宿于易論語其于二書箋注紛羅密幾無際章句小儒讀之不解作何語也所居邑西偏邑長顧稀見其面足未嘗至市井一日縱步行岡朝文錄續編卷一集虛齋文集七

忘路之遠也忽叩首見麗譙遠反走若迷陽之傷吾行者校中課士發子游爲武城宰題把文而謁者滿街先生屏勿省曰此何等題也後世復有澹臺生如吾輩其人乃能爲之不相面而相背則邑諸生某某者于由徑至室冷暖自知或時得一二公等碌碌兩無著手處卽安得搖其筆端其高自標致眼底無餘子如此所與游多一時名士而于徐少宗伯蘋村投分尤深蓋先生嘗受知學使者谷公霖蒼再試皆第一實蘋村暗中模索之蘋村旣官禁延而先生以年資貢太學蘋村歡然好逆爲言于國子先生欲延以都講而先生投策禮曹則已單僕屣驢出春明門

矣蘋村歎曰真可謂望塵不及也先生少無宦情適有僧
自西蜀來眉稜尊異先生數往從聽法僧誓不顧也最後
則曝然投其杖曰放下先生于言下有省而老道人者住
石窟七十年鑿先生有道骨以參同契訣授之自是遂習
爲熊經鳥申能使玉池生肥氣滿大宅顧視世味益如嚼
蠟矣善奕善琴亦善書法然非其好也所好自讀書外唯
飲酒人有執榼承飲者欲詩乞之詩欲文乞之文或持一
錢來則謾罵客絕不復與通猶憶癸如始游鄉校見先生
于博士官坐上博士官者馮航鮑先生覺庭也歎羨先生
謂如君者可與尋孔顏樂處矣先生謝曰何敢當抑儒先
國朝文錄編卷一 集虛齋文錄 六

此語某猶疑之樂則樂耳有何處所可尋孔顏之樂妙不
自尋而人獨安能尋之尋之是舟人覓劍痕也夫樂已滅
矣已失矣鮑先生以便面問凡曰是可與尋孔顏樂處矣
顧而語癸如小子解未此我輩禪也當是時實索解不得
卻後十餘年偶一念至乃始拊手歎解知兩先生喫緊爲
人非口頭禪語而鮑先生已去先生亦蟬蛻濁穢無從印
可矣先生生前明天啟甲子終 皇清康熙壬午年七十
有九配童氏子二人曰政曰澄並邑諸生孫 人曰 曰
邑諸生其系本周平王別子也宋之南渡諱明者自汝
南扈蹕來臨安遂家睦州其後六世復從州徙淳之邑西

又五世而當天順間瑄公官至臬使族益大又九世而生石峽院長宗文公字在茲卽先生考也丈夫子五先生其仲與兄上臣字鄰哉弟上如字汝石皆歲貢生才名亦相伯仲云先生所著苔園詩南村詩及苔園文集已板行世易解論語解藏于家銘曰 敬弘超悟逸少清真去之干載其人若存有詩有筆斲冰積雪柴桑宣城柳州笠澤吾廬三間顏以玉磬先生來止宿宿信信泉聲琮琤倚杖而聽記及紫魚動中之靜說動說靜說魚說泉傳神寫照先生生在焉嗚呼往矣新安江空月明人定墓木呼風

蕭然絕俗之文其人遂呼之欲出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集虛文錄

充

吳徵君傳

徵君吳氏名農祥字慶百一字星叟故錢唐諸生也其先自海鹽海甯再徙而家於此曾祖上世皆不顯至祖繼志始仕雲南越州衛經歷父太沖明崇禎辛未進士由翰林累官右春坊右中允徵君其長子也兒時爲馬文忠公世奇所知曰他日當以文冠世年十許歲數往來婦翁家婦翁者傅巖也會三九公讌陳公函輝發題命坐客各製芙蓉露下落賦徵君最下坐舐筆賦就末更綴以詩其落句云一輩少年爭跋扈明公從此願躬耕陳公歎爲英異者久之初徵君祖經歷君好聚書且勤掌錄祕閣之鈔逾萬國朝文錄續編卷一集虛齋文錄

干

卷及宮允鼎貴則家益有賜書軸帶帙籤至與山陰元氏海虞錢氏埒於是徵君旣長構樓于別業之梧園儲書其上與弟農復登樓而去其梯戒不聞世上語盡發所藏書讀之朱墨勾稽識其大者旁又囊篋細碎囚鎖怪異搜悉疑互並潰漏發筆語則纒纒然居久之會康熙戊午

天子開博學宏詞科徵君以大司空陳啟永薦被牒書敦迫上道至京師辭於通政司者三辭於吏部者二皆不報明年三月試 太和殿庭 上命三大學士暨掌院學士定甲乙徵君卷議在甲伍中有日矣已而不與 上又顧大學士等舉所遺舉所遺則首以徵君聞已又不與或曰

是有以蜚語聞者或曰是索其卷無有故罷其事秘不可知也徵君之至京師也大學士馮文勤公溥客之代舍時稱佳山堂六子六子者陳維崧毛奇齡吳任臣王嗣槐徐林鴻及徵君也維崧奇齡任臣既入史館嗣槐試不及格而用 天子後命留官中書舍人獨林鴻與徵君不就徵君尤倦遊旣宿留不耦則乘薄畚車出郭門藥囊書帙縷破藍藍然送者自大學士馮公以下吁嗟歎之徵君曾不芥蒂曰吾道蓋是乃今可遂吾初服矣徵君鳶肩裼鼻鶴脰指爪長三寸須鬢鬢頽然淵放得錢輒付酒家而識微見遠畧不干人以私人亦無敢干以私者社事之殷也吳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集虛齋文錄

三

下士治復社故熊角爲尊者門戶各分不通水火而浙西郡若讀書秋聲登樓乎社及慎交諸社爭立名字應之名欲引徵君書幣交戶外者屢且滿徵君曰是載甌見餉也諸君子忘東京鉤黨事乎不答書亦不發視其後 天子果切齒詣爲社事者盡搜所刊錄摧燒之於今著爲令世咸以徵君知幾 國初通籍者往往有徵君門故大司馬孟 督河朱之錫方伯彭而述其著也數以書招徵君謝勿往或枉車騎過之亦匿不肯見而族兄 守蘇州六年賓客闐咽徵君一以書問無恙而已迄不至他日邂逅於可中亭族兄欲載與俱歸不可則以縑置船中徵君遽捨

船去其介也如是獨嘗一應李文襄公之芳聘當是時文襄以蕩寇功督兩浙建牙於三衢以扼閩衝羽葆棨幢吏從帶弓韃夾陛立上謁者或不敢仰視徵君至則長揖之明日宴於射堂軍中以鳴鏑射戟枝侑酒酒半文襄離席起酌金叵羅爲壽徵君前請草露布徵君且飲且口占授書吏一坐盡傾久之辭去爲畫便宜數事文襄再拜曰君良箴吾曩者知君不盡乃以爲文士也徵君內行敦遇三黨有恩紀其於朋好性命也鄞縣周容太倉王昊客死京師質衣爲具含賻視白旛卽路乃返晚與陸堦毛奇齡徐林鴻爲飲酒難老之會月一會會輒權文史一日偶及國朝文錄續編卷一集虛齋文錄

興獻禮并幸連渫安懿王事奇齡以司馬光楊廷和議非是胥詞狼籍口角流洙墮餐飯中徵君伺其閒也爲一難以送之奇齡亦未有以應蓋徵君好史法其於明代事尤悉棘棘不阿然一以心聽皆此類也康熙戊子七月十六日卒年七十七矣初徵君之生也母張夫人夢偉衣冠者七人抱一兒投之曰以爲而子請其年曰二七及是果驗所著古今體詩一百三十四卷古文一百四十卷駢儷文四十卷詩餘二十四卷他雜著又一百六十八卷子裕孫慎思編以藏於家皆殺青可繕寫野史氏曰韓愈稱樊宗師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元稹序長慶集曰樂天之長

可以爲多矣徵君亦云然徵君不以自多遇後生一字之
工三復不能已其子之友壻方粲如者把文調之亟歎以
爲當今無輩又錄其弟棗如詩數篇入所撰驚喜集中然
至其意所不可雖翰音登天不一以色詞假也徵君素彊
無疾前卒之一年家不戒于火盡所嘗讀書燬焉自是遂
病病或挾日不食亦不語曰吾無與爲質矣踰年竟卒其
以書死生如此

此君故奇文亦冲雅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集虛齋文錄

三

李培園傳

先生李氏名發，字鹿友，培園，其號也。山陰人，爲學奇博，多通而一。歸於經世務，官民兵財經緯，本末有叩者，訓答申悉，霏霏如鋸木屑也。康熙丁丑，策進士，高等才。先生者，多以行秘書許之，顧僅從平調，注知縣，去既就，選得江南之上海。凡四年，罷官，久之乃起。知深州，甫浹歲，又改臨海。博士官以歸卒家，時年八十矣。上海賦粟於松江爲冠，而戶版多廢，名徵發則不知誰某好，意錢之戲，亭戶私販者，滿街俗，又慎，校小則交，擗大卽刀，槩相摩，以是號難理。先生至，取其太甚者治之，先教後威，歲餘則一切衰止。一日，國朝文錄續編卷一集虛齋文錄 語

坐堂皇，有驚相告者，海寇至矣。居民波逆，守將至欲闔城扉。先生曰：是駝之嶺也，盜治文書，問他雜碎事，自如而間遣一隸語民：是海舟，胥賈胡耳，風無方便，故跳盪來市中。今行遣之矣，或問令今何爲，則應之曰：方有公事，未退食也。居民乃稍稍還，尋遂按堵。先生嘗言：左氏好以整好以暇此兵法，亦治譜也。整乃可亂，暇乃可猝治。絲而勢之，治亂繩而急之，則敗矣。方 聖祖巡松江也，邑挽卒須五千人以上，先生念期尙遠，而先事贅聚，毋爲也。人予之庸錢，而約日以待發，呼則麋至，色第目別，逐隊趨而前，無一錯立亂行者。監司高其能，并移旁縣事，屬之爲青浦完城堞。

百雉屬役賦功數日而畢雅不好以聽訟各而懸見立剖
齧手如斷有以衣杵擊人額死者匿其械而血痕僅濡縷
然囚因狡不承先生顧書吏取他物類杵者蘸以墨而試
其擊痕亦如之獄則立具五通神祟一村婦瀕死矣其夫
負之以訴先生命隨至神所鞠之婦指朱衣者曰是矣立
擢燒之而諭其夫此湯公撫吳時所斥淫祀而汝何敢妄
祠之要有便有彼所爲得馮其身以儀也飭斷其香火祟
絕而婦病亦差當是時吳中自大中丞宋公以下交繩先
生擬治行第一而李青天不愛錢之謠歌謳道中人口相

傳以熟制府聞之弗善也會有他嫌因劾罷先生以遲而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集虛齋文錄

五

其後二十年起涇州治如故操常勒禁歲輸公使錢千緡
曰吾何忍以百姓賣兒貼婦者飾苞苴也竟用是逆大吏
指得下遷云初先生去上海也民哭聲如震雷蛇行蒲伏
相牽挽者自縣門屬之黃浦潮且至兩蹀沒淖中先生一
再謝遣之不肯去及涇州人聞日歸走送闐咽馬復爲之
不前然先生初不以觖望在臨海舉白鹿洞學規士經其
指授始有發聞鄉里者郡縣長稔先生有吏能時以民
社事諮處先生亦爲之盡三年乃移病休畧無遷謫意也
先生孝弟純明與人交有終始步以當車還客拜半剌出
袖中無蒼頭廬兒隨焉者抄書蒲屋附之世用數爲公卿

間決諸疑奏而再起再仆故其班班可譜者止此方子曰
古稱宦無中人不如歸田豈先生謂邪然先生當 憲
皇帝初元贊俊遂良莽然 召對既稱 旨而高安朱文
端公雅重先生時方倚爲相夫君相造命者也振其緒而
出卽百中人奚啻哉然卒擠而止之何也始先生罷命東
江唐公唱以詩有云自古上官須善事於今廉吏更難爲
嗚呼其知之矣

此與藍鹿洲相似亦高安公保薦而卒擠之去者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集志齋文錄

三六

